

从《红楼梦》题名论曹雪芹小说创作观念的演进

李清宇

摘要:《红楼梦》有五个题名,其不同的题名实际蕴含着不尽相同的小说创作观念。从《风月宝鉴》题名的“寓劝戒”,到《石头记》和《情僧录》题名的“实录其事”,再到《金陵十二钗》题名的“问世传奇”,终至《红楼梦》题名的“戏与梦同”,《红楼梦》题名的变迁实际体现出曹雪芹在前后相继的创作阶段中小说创作观念的演进。

关键词:曹雪芹;《红楼梦》;题名;小说创作观念;演进

作者简介:李清宇,华东师范大学对外汉语学院讲师,主要从事中国文学古今贯通研究。电子邮箱: qyli@hanyu. ecnu. edu. cn

Title: An Exploration into Cao Xueqin's Notion of Novel Writing Through the Titles of His *Dream of the Red Chamber*

Abstract: Cao Xueqin's novel *Dream of the Red Chamber* had five different titles. These titles reflect the author's different notions of novel writing. The title *A Precious Mirror to Love Affair* implies an allegorical discipline, the titles *The Story of the Stone* and *Emotional Monk's Record* indicates authentic record of the real things, the title *Twelve Beauties of Jinling* tries to be a legend to question the world, and the final title *A Dream of the Red Chamber* expresses the notion of "a dream being the same as a play". The change of titles reflected the evolution of Cao Xueqin's notion of novel writing in different stages of creative writing.

Keywords: Cao Xueqin; *Dream of a Red Chamber*; book title; notion of novel writing; evolution

Author: Li Qingyu is a lecturer in the International College of Chinese Studies,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62, China), with research focus on the evolution of Chinese literature from the ancient to the modern. Email: qyli@hanyu. ecnu. edu. cn

《红楼梦》第一回中,曹雪芹自言此书的创作经历了“于悼红轩中披阅十载,增删五次”(邓遂夫,“甲戌校本”87)的过程。《脂砚斋重评石头记》甲戌本《凡例》(以下简称《凡例》)也以“字字看来皆是血,十年辛苦不寻常”(邓遂夫,“甲戌校本”86)点明《红楼梦》创作过程中作者付出的艰苦卓绝的努力。张爱玲指出“《红楼梦》的一个特点是改写时间之长——何止十年间‘增删五次’?直到去世为止,大概占作者成年时代的全部。曹雪芹的天才不是像女神雅典娜一样,从她父王天神修斯的眉宇间跳出来的,一下地就是全副武装。从改写的过程上可以看出他的成长,有

时候我觉得是天才的横剖面”(2)。的确,《红楼梦》反复修改的创作过程是与作为小说家的曹雪芹的“成长”过程紧密交织在一起的。作为小说家的曹雪芹,他的“成长”一方面是指其创作技巧的成熟,另一方面则是指其创作观念的演进。我们认为正是创作观念的演进驱动着曹雪芹不断修改《红楼梦》。可以说,作者创作观念的演进是因,文本内容的变动是果。

在《红楼梦》的创作过程中,其文本内容变动最显著的当属题名。《红楼梦》第一回中称此书前后共有五个题名,分别是《风月宝鉴》、《石头记》、《情僧录》、《金陵十二钗》和《红楼梦》。吴

世昌表示“我们不妨假定这五个书名即暗示雪芹在‘增删’五次的过程中五个不同的稿本”(76)。朱淡文认为在《红楼梦》的改写过程中,“实际上是作者每增删一次,就增加一个题名,它们所题的是同一部小说在不同创作阶段的稿本,乃作者增删小说的雪鸿之迹”(197)。我们同意上述看法,不同的题名可以作为《红楼梦》不同创作阶段的标志。同时我们认为,题名的变迁不仅是曹雪芹“增删小说的雪鸿之迹”,更是寻索蕴含其中的曹雪芹小说创作观念演进的重要线索。

一、《红楼梦》各题名产生的前后顺序

要通过题名的变迁体现曹雪芹在创作《红楼梦》过程中小说创作观念的演进,这首先需要确定《红楼梦》各题名产生的前后顺序。在《红楼梦》第一回中,曹雪芹叙述了这部小说五个题名的由来及其产生顺序:

空空道人听如此说,思忖半晌,将《石头记》再检阅一遍。虽其中大旨谈情,亦不过实录其事。[……]因毫不干涉时世,方从头至尾抄录回来,问世传奇。[……]遂易名为《情僧录》,改《石头记》为《情僧录》。至吴玉峰题曰《红楼梦》。东鲁孔梅溪则题曰《风月宝鉴》。后因曹雪芹于悼红轩中披阅十载,增删五次,纂成目录,分出章回,则题曰《金陵十二钗》。[……]至脂砚斋甲戌抄阅再评,仍用《石头记》。(邓遂夫,“甲戌校本”86)

上引叙述,笔法虚实相间,虚构人物与现实人物交相出场,令人不敢尽信。此处脂评也提醒读者“作者之笔,狡猾之甚”,“这正是作者用画家‘烟云模糊法处,观者万不可被作者瞒蔽了去’”(邓遂夫,“甲戌校本”87)。脂评点破曹雪芹的小说笔法,使我们不得不重新思考五个题名产生的真正顺序。值得注意的是,在《凡例》中,除《情僧录》之外,其他四个题名均有一番解题,其文如下:“是书题名极多。一曰《红楼梦》,是总其全部之名也。又曰《风月宝鉴》,是戒妄动风月之情也。又曰《石头记》,是自警石头所记之事也。

[……]然此书又名曰《金陵十二钗》,审其名,则必系金陵十二女子也”(邓遂夫,“甲戌校本”80)。上引叙述对各题名的解题,除作为总名的《红楼梦》之外,其出现顺序是《风月宝鉴》——《石头记》——《金陵十二钗》。我们认为《凡例》不同于小说正文,它是对于全书的客观评价,虚构的可能性极小,因此《凡例》作者对于各题名的解题顺序或许就是各题名的产生顺序。当然,这只是一种假设,下面我们会对此假设做进一步的求证。

《红楼梦》第一回中有脂评云:“雪芹旧有《风月宝鉴》之书,乃其弟棠村序也”(邓遂夫,“甲戌校本”86)。根据这一脂评,学界一般认为《风月宝鉴》是《红楼梦》最初的稿本。但是也有少数学者对此持有异议。他们认为《风月宝鉴》别是一书,且并非曹雪芹所作,其援引的证据常常是爱新觉罗·裕瑞在其《枣窗闲笔》中的记载:“闻旧有《风月宝鉴》一书,又名《石头记》,不知为何人之笔。曹雪芹得之,以是书所传述者,与其家之事迹略同,因借题发挥,将此部删改至五次,愈出愈奇。[……]曾见抄本卷额,本有其叔脂砚为之批语,引当年事甚确,易其名曰《红楼梦》”(173—74)。在此,我们无意争论《风月宝鉴》是否为曹雪芹所作这一问题,只是借裕瑞的记载说明,在《红楼梦》成书后不久,有传闻称《石头记》是《风月宝鉴》的异名,曹雪芹的改本最后被易名为《红楼梦》。根据上述信息可以得出以下题名产生顺序:《风月宝鉴》——《石头记》——《红楼梦》。将此顺序与《凡例》解题的顺序《风月宝鉴》——《石头记》——《金陵十二钗》两相对照可见,均是《风月宝鉴》居第一位,《石头记》居第二位,由此我们认为《风月宝鉴》是《红楼梦》最初创作阶段的题名,在紧随其后的创作阶段产生的题名是《石头记》,这一顺序的可能性是极大的。

大多数学者倾向于认为《红楼梦》这一题名的产生在时序上最晚,《金陵十二钗》题名则早于《红楼梦》题名出现。我们同意这一判断,但却有与其他学者不尽相同的判断理由。我们判断的根据来自《凡例》中下述言论:“然此书又名曰《金陵十二钗》,审其名,则必系金陵十二女子也。然通部细搜检去,上中下女子岂止十二人哉?若云其中自有十二个,则又未尝指明白系某某。及至‘红楼梦’一回中,亦曾翻出金陵十二钗之簿籍,又有十二支曲可考”(邓遂夫,“甲戌校本”80)。

上引段落指出《金陵十二钗》与《红楼梦》这两个题名的出处均在“‘红楼梦’一回”,这说明了上述两个题名之间存在的密切关系。此外,上引段落还表现出《凡例》作者对《金陵十二钗》这一题名是有质疑的。他的质疑有两点:一、全书中不止十二位女子,为何以“十二钗”名之?二、如果“十二钗”特指众女子中的十二人,书中又未点明是哪十二人。值得深思的是,《凡例》作者在质疑后又很古怪地自问自答,告知读者答案在“‘红楼梦’一回”。众所周知,《凡例》作者所指的“‘红楼梦’一回”即今本《红楼梦》第五回。第五回离开篇不远,本是“开门见山”的一回,《凡例》却用“及至”一词引出,令人有“曲终奏雅”之感,似乎这一回本居于全书的末尾。对于这一问题,我们的看法是“及至”具有“后来发生”的词义。因此,《凡例》作者以“及至”引出“‘红楼梦’一回”,这并非指这一回在全书结构中居于后部,而是表明在创作过程中这一回出现得相对较晚。

根据上述推测我们认为:曹雪芹在对以《石头记》为题名的稿本进行“增删”后,重新拟定《金陵十二钗》作为新稿的题名。然而其时尚未确定“十二钗”是哪十二位女性。《凡例》作者对此提出了质疑,曹雪芹接受了批评,于是增补了“‘红楼梦’一回”,“金陵十二钗之簿籍”与“《红楼梦》十二支曲”均是在这一增补中首次出现。然而“‘红楼梦’一回”虽已完成,但直至《凡例》写作的时期,曹雪芹仍未确定将其安排在今本第五回的位置上,所以《凡例》才不言这一回具体的次第。虽然未确定次第,但“‘红楼梦’一回”的出现无疑是《红楼梦》创作过程中极重要的里程碑,《红楼梦》这一题名也随着“《红楼梦》十二支曲”应运而生并后来居上,取代《金陵十二钗》成为全书最后创作阶段的题名,并且以其宏富的意涵成为“总其全部之名”。综上所述,我们认为《金陵十二钗》这一题名应该排列在《红楼梦》这一题名之前。

最后说一说《情僧录》。这一题名未出现在《凡例》之中,《红楼梦》全部脂评也未曾提及。从语法与文意上看,《情僧录》与《石头记》相类:“记”与“录”词义相同,“石头”与“情僧”都是记录的施事者。由此我们认为,《情僧录》这一题名可能是在创作过程中因《石头记》一名而杜撰出来的,并没有真正成为《红楼梦》某一稿的题名。因此我们暂将《情僧录》题名附录于《石头记》题

名之后。至此,《红楼梦》五个题名产生的全部顺序如下:《风月宝鉴》——《石头记》(《情僧录》)——《金陵十二钗》——《红楼梦》。依据这一顺序我们将《红楼梦》创作过程划分为四个阶段:初期《风月宝鉴》,中期《石头记》(《情僧录》),中后期《金陵十二钗》,后期《红楼梦》。下面我们将以创作阶段为序对各题名中体现出的小说创作观念逐一进行分析。

二、“寓劝戒”:《风月宝鉴》题名中体现出的小说创作观念

1961年,胡适将自己珍藏多年的甲戌本影印出版,在《跋乾隆甲戌〈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影印本》一文中,胡适重申了1928年他提出的“《风月宝鉴》乃是雪芹作《红楼梦》的初稿”(宋广波226)这一观点并做了补充,他说“《风月宝鉴》是曹雪芹写的一本短篇旧稿,有他弟弟棠村作序:那本旧稿可能是一种小型的《红楼梦》;其中可能有《正照风月宝鉴》一类的戒淫劝善的故事,故可以说是一本幼稚的《石头记》”(宋广波457-58)。同年在写给赵聪的信中,胡适认为“贾瑞的‘风月宝鉴’的故事,是雪芹的旧稿,原是独立的”(宋广波429)。他还指出包含“贾瑞故事”的《红楼梦》第九至第十二回“这四回写的很吃力,很潦草”(宋广波429)。

关于“贾瑞故事”在叙述上的“潦草”,前人已多有指摘,如陈其泰对贾瑞随意进出荣府的情节就批评道“贾瑞系远族之人,在荣府中并无执事,何以能如此出入无忌?后文贾芸又欲入门而不得耶?”(转引自浦安迪67)。东观阁本《红楼梦》第十二回中的评语则对王熙凤害死贾瑞的动机提出质疑“凤姐当时何以不正言厉色拒绝贾瑞,而欲以计置之死地何也?”(转引自浦安迪66)。造成“贾瑞故事”叙述中多有破绽的原因,我们认为在于其时曹雪芹的小说创作观念还不成熟,仍与当时流行的风月小说“一般见识”。赵毅衡在总结明末清初风月小说的情节模式和创作主旨时说“其情节总是以越轨的男女主人公受惩罚为终结。这些小说除了必有一个极端推行教化以自卫的序言之外,还有大量的叙述干预,以证明小说文本的主旨依然是在维持风化”(241)。“贾瑞故事”的情节模式正是“越轨受惩”,其创作主

旨“戒妄动风月之情”也表现出“推行教化”之意，由此可见“贾瑞故事”是一篇典型的风月小说。据此，我们进一步推断作为“贾瑞故事”出处的《风月宝鉴》，其情节模式和创作主旨未能摆脱当时风月小说的普遍套路和思想窠臼。因此，胡适以“幼稚的《石头记》”论《风月宝鉴》应该是符合事实的。

另外，《风月宝鉴》题名的语词结构让人联想起著名的编年体史书《资治通鉴》，是书之名取自《诗经·大雅·荡篇》中“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一语。司马光在《进资治通鉴表》中指出，是书的编纂目的在于“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嘉善矜恶，取得舍非”（173）。比较《风月宝鉴》与《资治通鉴》，虽然一为风月小说，一为编年体史书，但其题名中却流露出相通的著述目的，即鉴往事，垂教训。由此可知，在《红楼梦》创作初期，曹雪芹的小说创作观念为推行教化的意识所囿，他对小说的理解是混杂文学功能和说教功能于一体的。这一理解与当时代表着官方意志的四库馆臣的观念如出一辙。《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四〇“子部五十小说家类一”总序称：小说的发展“唐宋而后，作者弥繁。中间诬谰失真、妖妄荧听者，固为不少。然寓劝戒，广见闻，资考证者，亦错出其中”（爱新觉罗·永瑤 1182）。上引叙述表明，在四库馆臣看来，小说的主要功能之一是“寓劝戒”，这与《风月宝鉴》“戒妄动风月之情”的观念高度一致。然而，不能不说，四库馆臣的小说创作观念可谓“退化到唐宋以前去了”（李忠明 12）。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曹雪芹最初创作《红楼梦》是希望以小说的形式来反思家族兴衰与伦理纲常之间的关系。他试图以小说“寓劝戒”，这导致了在创作中教化意识凌驾于文学意识之上，因而造成了文本中的诸种“幼稚”。一言以蔽之，《风月宝鉴》这一题名显示出，在《红楼梦》创作初期，曹雪芹的小说创作观念并不成熟，特别是未能摆脱“寓劝戒”的教化意识的束缚。对于《风月宝鉴》这一题名，曹雪芹后来也不甚满意。在《红楼梦》第一回中，他虚构出“东鲁孔梅溪”作为《风月宝鉴》这一题名的提出者。张爱玲道破此一人物之名中暗含的讥讽，她说“此处作者给他姓孔，原籍东鲁，是取笑他，比作孔夫子”（76）。由此可见，曹雪芹觉察到自己原先小说创作观念中包含的教化意味，自觉今是而昨非，不免在小说正文中

对此有一番揶揄。

三、“实录其事”：《石头记》（《情僧录》）题名中体现出的小说创作观念

在以《风月宝鉴》为题名的创作阶段结束后，曹雪芹进入了以《石头记》为题名的中期创作阶段。下面我们就来谈一谈《石头记》题名中体现出的小说创作观念。仅从《石头记》题名的字面意义来看，原先强烈的推行教化的意识开始消隐。《红楼梦》第一回中，曹雪芹借空空道人之口，说出《石头记》一书所记都是“石头”的亲身经历，“其中大旨谈情，亦不过实录其事”（邓遂夫，“甲戌校本”86）。这段叙述让我们感到，虽然在内容上《石头记》仍然是以男女情爱故事为主——“大旨谈情”与《风月宝鉴》不能说大相径庭，但“实录其事”的表述却透露出在小说创作观念上曹雪芹已经摆脱了“寓劝戒”的局限。所谓“实录”，《汉书·司马迁传》中的观点是“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真，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班固 2738）。“实录”与“寓劝戒”这两个观念虽然都体现出史部撰述对于小说创作的影响，但是《石头记》题名显示出，此时曹雪芹的小说创作观念开始从偏重教化转向强调写实，这实际上也减少了在创作过程中由于教化意识干预叙事造成的小说情节不合情理的现象。

明清之际，在以家庭生活、男女爱情为题材的小说中，除了《金瓶梅》等少数作品之外，体现出“实录”观念的寥寥可数。相反，种种脱离写实的陈腐滥调倒是屡见不鲜。在《红楼梦》中，曹雪芹正是借“石头”之口对此进行了抨击。“石头”嘲笑那些小说“千部共出一套”，“胡牵乱扯，忽离忽遇，满纸才人、淑女、子建、文君、红娘、小玉等通共熟套之旧稿”（邓遂夫，“甲戌校本”85）。对于自己的记录，“石头”则表示“至若离合悲欢，兴衰际遇，则又追踪躐迹，不敢稍加穿凿，徒为供人之目而反失其真传也者”（邓遂夫，“甲戌校本”86）。据此我们认为，在《红楼梦》创作中期，曹雪芹形成了“实录”的小说创作观念，也由此奠定了《红楼梦》的写实风格，诚如鲁迅对此书的评价：“盖叙述皆存本真，闻见悉所亲历，正因写实，转成新鲜”（《中国小说史略》154）。

作为叙述者的“石头”，他实际是曹雪芹“实

录其事”观念的外化。因为“石头”化为通灵玉为宝玉所携带,所以宝玉所经历的事情,石头都能亲身闻见。在《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庚辰本第六回,第十五回、第十七、十八回中,我们都可以找到反映“石头”实录其所闻所见的行为。最有趣的在第十五回,秦钟与智能私通被宝玉撞见,“宝玉笑道‘这会子也不用说,等一会睡下,再细细的算账。’[……]宝玉不知与秦钟算何账目,未见真切,未曾记得,此系疑案,不敢纂创”(邓遂夫,“庚辰校本”240)。揣摩上引叙述,我们可以感到在“石头”略带戏谑的口吻中流露出的正是严格奉行“实录其事”的观念。

然而,以“石头”作为叙述者存在着先天的缺陷,即当小说叙述超越了“石头”的视角时,小说的内容就与题名所标榜的“实录其事”产生了矛盾。然而,曹雪芹所要展现的生活空间是广阔的,人物众多且关系复杂,这显然并非以“石头”的单一视角叙述就能够完成的。据此我们推测《情僧录》这一附属于《石头记》的题名有可能正由此而生。当曹雪芹意识到《石头记》已经“名不符实”——所录之事已经远超“石头”的所见所闻的时候,他需要为超出的部分找到合理的“出处”。于是,他创作了空空道人改名情僧传抄《石头记》的情节。通过情僧的传抄,《石头记》这部“实录”得以流传于世,然后作为小说中人物的“曹雪芹”又对这部书进行了五次“增删”。至此,《石头记》溢出“实录”范畴的内容便有了“出处”,即是由“曹雪芹”的“增删”而来。不过,也正是由于“曹雪芹”对于“石头”“实录”进行了“增删”,《石头记》这一题名就名存实亡了。“曹雪芹”作为小说作者的身份得到确立,他的经历和观点随之渗入《石头记》中,于是鲜明反映“曹雪芹”亲身经历的《金陵十二钗》题名就在《石头记》“实录其事”观的基础上脱颖而出。

四、“问世传奇”:《金陵十二钗》 题名体现出的小说创作观念

《红楼梦》第一回中,曹雪芹设计了一场“石头”与空空道人的对话,对话的焦点在于“石头”故事是否能“问世传奇”(邓遂夫,“甲戌校本”85)。空空道人对“石头”故事的“传奇性”表示了怀疑。他怀疑的理由有二:一是关于叙述,故事

“无朝代年纪可考”;二是关于内容,“其中只不过几个异样的女子”(邓遂夫,“甲戌校本”85)。在我们看来,空空道人怀疑的两点恰恰构成了“石头”故事的“传奇性”。先说明第一点。虞集认为“盖唐之才人,于经艺道学有见者少,徒知好为文辞。闲暇无所用心,辄想像幽怪遇合,才情恍惚之事。作为诗章答问之意,傅会以为说。[……]非必真有是事,谓之传奇”(卷三十八)。的确,“非必真有是事”是唐人传奇创作观念的主旨,也就是说传奇并非“实录”,容许虚构的存在。因此,“石头”故事“无朝代年纪可考”恰恰符合传奇的创作观念。再来看第二点。胡应麟在《少室山房笔丛·九流绪论》中将小说分为“志怪”、“传奇”、“杂录”、“谈丛”、“辩订”、“箴规”六类,对于传奇类包括的作品,胡应麟列举了“《飞燕》、《太真》、《崔莺》、《霍玉》”(375)作为例证。从《少室山房笔丛》列举的传奇类小说来看,胡应麟是将女性传记小说视作传奇的。参照胡应麟的观点,以“几个异样的女子”为内容的“石头”故事也正符合传奇的本义。综上所述,曹雪芹之所以让空空道人对“石头”故事是否能“问世传奇”提出两点怀疑,实际上是以问答体的形式点明自己的创作具有的传奇特征。而且,在《红楼梦》五个题名中,只有《金陵十二钗》题名与“《飞燕》、《太真》、《崔莺》、《霍玉》”等传奇小说题名在构思上是一致的,因此我们认为在以《金陵十二钗》为题名的《红楼梦》中后期创作阶段,曹雪芹的小说创作观念开始从“实录其事”演进至“问世传奇”。

纵观世界小说发展史,大致都经历了从以叙述事件为创作中心到以人物塑造为创作中心的过程。反观《红楼梦》的创作过程:在以《石头记》为题名的创作阶段中,虽然与《风月宝鉴》一稿相比,“石头”所记的故事已“非假拟妄称,一味淫邀艳约、私订偷盟之可比”(邓遂夫,“甲戌校本”86),但是在“实录其事”观念的笼罩下,事件仍然是叙述的中心。《金陵十二钗》题名的出现正是曹雪芹摆脱“实录其事”的观念,开始以人物塑造为创作中心的标志。在《红楼梦》第一回中,曹雪芹唯独指出《金陵十二钗》这一题名是自己拟定的,他之所以如此偏爱这一题名,我们认为这正是他已经充分意识到了小说创作应该以人物塑造为中心。《凡例》中一段应是曹雪芹自白的文字可以支持我们的观点,其文云:

今风尘碌碌，一事无成。忽念及当日所有女子，一一细推了去，觉其行止见识皆出于我之上；何堂堂之须眉，诚不若彼一干裙钗？[……]当此时，则自欲将已往所赖[……]以致今日一事无成、半生潦倒之罪，编述一记，以告普天下人。虽我之罪固不能免，然闺阁中本自历历有人，万不可因我不肖，则一并使其泯灭也。（邓遂夫，“甲戌校本”81）

这段自白传达出这样的信息：曹雪芹之所以“编述一记，以告普天下人”的原因在于让那些“行止见识”都超越了自己的“奇女子”不随自己的记忆一并泯灭。这一创作原因透露出的正是以人物塑造为中心的小说创作观念。上引自白还让我们想到，曹雪芹对当年熟知的“一干裙钗”的“行止见识”是自叹弗如的，因此在叙述中，作为作者，曹雪芹对于笔下的女性人物采取的是仰视的视角。这一视角的择取保证了在小说创作中女性人物具有与作者相等甚至超越作者的话语权，她们不仅不必再依附于事件，更能摆脱作者的叙述干预而依照自己的个性行动。

五、“戏与梦同”：《红楼梦》题名体现出的小说创作观念

《红楼梦》第五回中，宝玉梦入太虚幻境，在警幻的陪同下品茗饮酒。

饮酒间，又有十二个舞女上来，请问演何词曲。警幻道：“就将新制《红楼梦》十二支演上来。”[……]方歌了一句，警幻便说道：“此曲不比尘世中所填传奇之曲，必有生旦净末之别，又有南北九宫之限。此或咏叹一人，或感怀一事，偶成一曲即可谱入管弦，若非个中人，不知其中之妙。料尔亦未深明此调，若不先阅其稿，后听其歌，翻成嚼蜡矣。”说毕，回头命小鬟取了《红楼梦》的原稿来，递与宝玉。宝玉揭开，一面目视其文，一面耳聆其歌[……]。（邓遂夫，“甲戌校本”154-55）

此处后有脂评云：“警幻是个极会看戏人。近之大老观戏，必先翻阅角本，目睹其词，耳听彼歌，却从警幻处学来”（邓遂夫，“甲戌校本”155）。上述脂评语涉戏谑，但并非信口胡诌，其“近之大老观戏，必先翻阅角本，目睹其词，耳听彼歌”的说法却也有源可考。康熙四十三年（1704），应江南提督张云翼的邀请，洪昇往游松江。张云翼盛宴宾客，并搬演《长生殿》助兴。曹寅时任江宁织造，闻知此事，延请洪昇至江宁，并邀集一时名流共聚。^①此次聚会，曹寅“独让昉思居上座，置长生殿本于其席，又自置一本于席。每优人演出一折，公与昉思讎对其本，以合节奏，凡三昼夜始阅。[……]两公并极尽其兴赏之豪华，以互相引重，[……]长安传为盛事，士林荣之”（金埴10）。作为曹寅的后人，曹雪芹对祖父与洪昇观看《长生殿》的“盛事”自然应该是熟知的，或许正是这一故实启发了曹雪芹创作出太虚幻境中宝玉观赏“《红楼梦》十二支”的相应情节。

警幻认为“《红楼梦》十二支”“不比尘世中所填传奇之曲，必有生旦净末之别，又有南北九宫之限。”此处警幻所言的“传奇之曲”显然是指戏剧，但是她为什么不选择在形式上更接近的散套，而偏偏用戏剧来与“《红楼梦》十二支”作文体上的比较？脂评又为何特意标出“角本”（即戏剧剧本）来指称“《红楼梦》的原稿”？更值得重视的是，第五回在“甲戌本”中的回目名为“开生面梦演红楼梦 立新场情传幻境情”（邓遂夫，“甲戌校本”145），所谓“演红楼梦”，所谓“立新场”，如此措辞中都透露出将《红楼梦》视为一部戏剧的意味。将上述情节、评语和回目名称与曹寅与洪昇观剧的故实相参照，我们认为曹雪芹或是从戏剧文体的范畴来认知“《红楼梦》十二支”的，而宝玉翻阅的“《红楼梦》的原稿”恰是“《红楼梦》十二支”这部戏剧的剧本。因此，在小说中《红楼梦》题名首先指称的是戏剧，后来才从戏剧的题名一跃变为全书的题名。这一变化反映出曹雪芹对于小说与戏剧同源关系的认识，也可以视作他的小说创作观念在戏剧创作影响下的进一步演进。

作为戏剧题名的《红楼梦》，其中表现出曹雪芹对于梦境与戏剧关系的理解。明清之际的文学家对于梦境与戏剧之间的相似性曾多有阐述。汤

显祖形容自己的创作是“因情成梦,因梦成戏”(1367)。谢肇淛指出“戏与梦同,离合悲欢非真情也;富贵贫贱非真境也。人世转眼,亦犹是也”(313)。赵士麟在《江花乐府序》中表示“梦之为言幻也,剧之为言戏也,即幻也,梦与戏有二乎哉? [……]”(1)。从上述言论来看,梦境与戏剧的共通性主要体现于“幻”这一点上,而前引诸人对“幻”的理解既指涉人生的虚幻,又牵连创作的虚构。因此,《红楼梦》这一题名一方面揭示出曹雪芹对人生的理解“究竟是到头一梦、万境归空”(邓遂夫,“甲戌校本”84),一方面也体现出在小说创作中他对于虚构的日渐倚重。明清时期,相对于小说,彼时之人对于戏剧的虚构性更为认可。与曹雪芹同时代,但在小说创作观念方面相当保守的纪昀就曾经指出“小说既述见闻,既属叙事,不比戏场关目,随意装点”(404-05)。由此可见,在纪昀看来,小说叙述见闻,不可虚构,而戏剧则无此禁忌。李渔也认为戏剧创作可以完全虚构,由此提出了“传奇无实”(31)的观念。李渔还讥笑那些“凡阅传奇而必考其事从何来,人居何地者,皆说梦之痴人”(31)。上引纪、李二人的观点表明,在曹雪芹的时代,人们对于戏剧虚构的认同要高于对小说虚构的认同。在这里我们大胆推测,在《红楼梦》创作后期,并非“实录”而是虚构的内容逐渐增加,为了给小说的虚构性找一个合理的理由,曹雪芹采用了《红楼梦》这一原先是戏剧的题名作为全书的题名。

我们认为,《红楼梦》的经典性不仅仅在于鲁迅所言的“如实描写,并无讳饰”(“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348),更重要的是这部作品在虚构方面的空前成功。《红楼梦》中背景不同,性格迥异的诸多人物个个栩栩如生,如果不是因为作者具有高超的虚构能力,而仅靠“实录其事”是绝对无法获得如此艺术成就的。此外,对于《红楼梦》中如“宝玉梦秦可卿”、“小红梦贾蔷”等反映人物潜意识的梦境,曹雪芹更绝然无法“如实描写”,但恰恰是这些虚构的梦境最能反映出人物内心的真实。因此,在以《金陵十二钗》为题名的《红楼梦》中后期创作阶段,“非必真有是事”的传奇观念为创作奠定了虚构的可能,小说的虚构性就此日渐增长,终于超越了曹雪芹个人亲身经历的范畴,他的创作由此进入了后期创作阶段,《红楼梦》也成为了这一创作阶段的题名。

结 论

小说的题名是小说文本的重要组成,是在阅读过程中首先唤起读者关注的部分。明清之际,写男女情爱的小说,多以小说中主要人物的姓名截取撮合而成,如《金瓶梅》、《玉娇梨》、《平山冷燕》等。至《红楼梦》,全书“多立异名”,虽非独见,但于“摇曳生姿”(鲁迅,《中国小说史略》179)之外,题名的变化也暗示出曹雪芹小说创作观念的演进。从《风月宝鉴》的“寓劝戒”,到《石头记》(《情僧录》)的“实录其事”,再至《金陵十二钗》以人物塑造为中心,为女性立传传奇,终至《红楼梦》突破个人亲身经历以虚构创作小说。在漫长而艰辛的创作过程中,正是小说创作观念的演进构成了曹雪芹五次“增删”《红楼梦》的内驱力,也终于使这部小说成为那个时代的翘楚之作,并作为经典流传至今。一言以蔽之,《红楼梦》题名的变迁体现出曹雪芹小说创作观念的演进,并清晰地刻画出这部作品从幼稚走向成熟,自庸凡成长为经典的发展轨迹。

注释[Notes]

① 清初诗人金堉在其《不下带编》中记载道“甲申春杪,昉思应云间提帅张侯云翼之聘,依依别予去。侯延为上客,开长筵,盛集文宾将士,观昉思所谱《长生殿》戏剧以为娱。时织部曹公子清真闻而艳之,亦即延至白门,南北名流悉预,为大胜会。”见金堉《不下带编 巾箱说》(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10。

引用作品[Works Cited]

- 爱新觉罗·永瑤《四库全书总目》。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
- [Aisin-Gioro, Yongrong. *General Catalog of Complete Library of Four Treasures*.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1965.]
- 爱新觉罗·裕瑞《枣窗闲笔》。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
- [Aisin-Gioro, Yurui. *Idle Essays of Jujube Window*. Shanghai: Shanghai Ancient Books Publishing House, 1984.]
- 班固《汉书》第9册。北京:中华书局,1962。
- [Ban, Gu. *The Book of Han*. Vol. 9.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1962.]
- 邓遂夫校订《脂砚斋重评石头记甲戌校本》。北京:作家出版社,2010年。

- [Deng ,Suifu ,ed. *Zhiyanzhai Critical Version of The Story of the Stone Jiaxu Edition*. Beijing: Writers Publishing House ,2010.]
- :《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庚辰校本》。北京:作家出版社 2010 年。
- [——, ed. *Zhiyanzhai Critical Version of The Story of the Stone Gengchen Edition*. Beijing: Writers Publishing House ,2010.]
- 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北京:中华书局 ,1958 年。
- [Hu ,Yinglin. *Essays from Shaoshi Mountain Studio*.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1958.]
- 纪昀《阅微草堂笔记》。扬州:广陵书社 ,1983 年。
- [Ji ,Yun. *Notes from Yuewei Thatched Cottage*. Yangzhou: Guanglin Book Society ,1983.]
- 金埴《不下带编 巾箱说》。北京:中华书局 ,1992 年。
- [Jin ,Zhi. *Buxiadao Essays , Jinxiang Comments*.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1992.]
- 李渔《闲情偶寄》江巨荣、卢寿荣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0 年。
- [Li ,Yu. *Casual Essays of Idle Feelings*. Ed. Jiang Jurong and Lu Shourong. Shanghai: Shanghai Ancient Books Publishing House ,2000.]
- 李忠明“中国古代小说概念的演变与小说文体的形成”,《明清小说研究》(2005):12。
- [Li ,Zhongming. “The Evolution of the Concept of Chinese Ancient Fictions and the Formation of the Style of Fiction.” *Study on the Novels of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2005): 12.]
- 鲁迅“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鲁迅全集》第九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5 年。
- [Lu ,Xun. “The Transformation of Chinese Novel History.” *Complete Works of Lu Xun*. Vol. 9. Beijing: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2005.]
- :《中国小说史略》。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6。
- [——. *A Brief History of Chinese Fiction*. Shanghai: Shanghai Ancient Book Publishing House ,2006.]
- 浦安迪《红楼梦批语偏全》。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3 年。
- [Plaks ,Andrew H. . *On the Comments on A Dream of Red Chamber*.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ublishing House ,2003.]
- 司马光“进《资治通鉴》表”,《全宋文》第 54 册,曾枣庄、刘琳主编。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 2006 年。
- [Sima ,Guang. “A Letter Submitted as an Explanation for *Comprehensive Mirror in Aid for Governance*.” *Complete Prose Works in the Song Dynasty*. Vol. 54. Eds. Zeng Zaozhuang and Liu Lin. Shanghai: Shanghai Lexicographic Publishing House ,2006.]
- 宋广波编《胡适红学研究资料全编》。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2005 年。
- [Song ,Guangbo ,ed. *Complete Collection of Hu Shi’s Studies on A Dream of the Red Chamber*. Beijing: Beijing Library Publishing House ,2005.]
- 汤显祖“复甘义麓”,《汤显祖诗文集》下册 徐朔方笺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2 年。
- [Tang ,Xianzu. “A Reply to Gan Yilu.” *Collected Writings of Tang Xianzu*. Vol. 2. Ed. Xu Shuofang. Shanghai: Shanghai Ancient Books Publishing House ,1982.]
- 吴世昌《红楼梦探源外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0 年。
- [Wu ,Shichang. *The Outer Series of The Origin of A Dream in Red Chamber*. Shanghai: Shanghai Ancient Books Publishing House ,1980.]
- 谢肇淛《五杂俎》。上海:上海书店 2001 年。
- [Xie ,Zhaozhe. *Five Miscellanies*. Shanghai: Shanghai Bookstore Publishing House ,2001.]
- 虞集“写韵轩记”,《道园学古录》,《四部丛刊》(初编)。北京:商务印书馆,1922 年。
- [Yu ,Ji. “Notes of Xieyun Veranda.” *Records of Ancient Learning from the Dao Garden. Collection of Four Branches of Books* (The first edition).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1922.]
- 张爱玲《红楼梦魇》。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2009 年。
- [Zhang ,Ailing. *Nightmare in the Red Chamber*. Beijing: Beijing October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 House ,2009.]
- 赵士麟“《江花梦》序”,《江花梦》(影印本),古本戏曲丛刊编委会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6 年。
- [Zhao ,Shilin. “A Preface to *A Dream of River Flower*.” *A Dream of River Flower* (facsimile edition). Shanghai: Shanghai Ancient Books Publishing House ,1986.]
- 赵毅衡《苦恼的叙事者——中国小说的叙述形式与中国文化》。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1994 年。
- [Zhao ,Yiheng. *Anguished Narrator: Chinese Fiction Narrative Form and Chinese Culture*. Beijing: Beijing October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1994.]
- 朱淡文《红楼梦论源》。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 ,1992 年。
- [Zhu ,Danwen. *On the Origin of A Dream of the Red Chamber*. Nanjing: Jiangsu Ancient Books Publishing House ,1992.]

(责任编辑:程华平)